

一起看乡走，土新风

村落，一个个村落，散布在祖国的大地上，也散布在悠长的时光里。它们从历史深处走来，带着传统的气息，也带着蓬勃的气象，讲述着一个个古老而新鲜的故事。金秋时节，我们行走村落，感受这片土地上翻涌着的收获喜悦和无限生机。

——编者

近十年，我三次到访垌头。三幕跌宕起伏，连缀起一个村庄的奋斗史。

第一次在2014年底，大约冬至前。村民请来远近的老人看演出，听合唱，吃饺子宴，寒冬腊月热气腾腾。台上的老少，更像下肚半斤烧酒，唱得手舞足蹈。那时，这样热闹的合唱，村里已经搞了六年。

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垌头村，既不靠山又不傍水，既少资源，又缺区位，村民既不能歌，更不能舞，属于河南中部再普通不过的农村。往前数六年，村里还是个“矛盾窝”，邻里不和睦，冲突不时有。村子在册一千八百多口，多数互不来往，见面叫不上名。

大合唱不是什么“金点子”，是老支书的“笨办法”。人心散了，像麻绳需要搓成股。人与人要多见面，见面就有三分情。可真要唱，谁都不开口。支书硬着头皮带头唱，周围一阵哄笑。

笑罢，又能怎样？歌声催着节奏，听着听着哼起来了，跟着跟着手脚就想活动。扭捏的，跟着人堆胆就大了；荒腔走板的，跟着喊就准了。村里留守的，多是妇女和老幼。合唱让他们先是找到了

顶着淅淅沥沥的秋雨，寻访到杨家槽时，王轶楠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吸引了：稻塘阡陌，村路通幽，依山走势、涧溪自流，穿斗式的白墙青瓦间，几十栋古民居满是沧桑，大多已有上百年历史，后翻修者也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一派浓郁的明清巴渝民居特色。

“没想到，距离主城不过百余里，长江边的山里头，就有这样一座‘宝藏村落’！”回忆起四年前的那场“邂逅”，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的王轶楠仍然惊喜不已：

2019年9月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在重庆市开展传统村落更新项目，承接课题的重庆大学胡斌和陈蔚教授、四川美术学院赵宇教授等人组成的团队找了整整两个月，发现了深藏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的这颗宝珠。

“水槽子，晓不晓得？咱先祖是湖广移民来开荒的，遇着这片两山夹一水的川地，就落下了脚，少说也有个三百年哟！”年过七旬的杨礼忠，操着浓重的巴渝方言，聊起“杨家槽”的来历头头是道，“先人扎根到这儿，就重新编排了字辈，一

驱车从沈阳向东，一头扎进长白山脉的莽莽余峦当中，数不尽青松白桦。寒露将至，叶子黄一簇，绿一簇，红一簇，犹如各式颜料肆意涂抹。在这浓烈奔放的秋色包裹之中，行车两个多小时，来到苏子河畔。远处羊鼻山巍然耸立，近前流水潺潺，稻浪起伏。

到了！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。

村支书罗天成没着急带我进村，而是沿着曲折的石板路攀上了赫图阿拉城。“赫图阿拉是满语，意思是横岗，也就是平顶的山岗，后金政权就在此建立。”罗天成边走边介绍。赫图阿拉故城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，历经四百多年风雨，现在仅内、外城城墙有部分残存，城门遗迹尚清晰可辨，其余建筑已荡然无存。不过，内城中部的一口古井，至今仍在润泽周边的乡亲。只见井深丈余，井水充盈。“这口井严冬不封，酷暑清凉。”罗天成拿起水瓢，俯身舀起半瓢清水，咕咚咕咚饮了一个痛快。而后又舀起大半瓢水递过来，嘿嘿一笑：“快尝尝，可甜了！”

站在高处俯瞰，顺着罗天成的手势指



三访垌头村

王汉超

“事儿”，后是找到了“魂儿”，最终找到了“劲儿”。

越唱越上瘾，越唱人越多。气顺了，人近了，很多矛盾烟消云散。过去开会都不来，如今主动要发展，家家参与义务劳动，鼓足了劲清垃圾、改村容、建礼堂……本以为，垌头找准了路，憋足了劲，从此大步快跑。第二次到垌头村，才获知2021年的一场特大暴雨中，山洪裹挟泥沙将全村多年奋斗一夜归零。

原本，村里已“鸟枪换炮”。他们自导自演、自己设计舞台装置，办起沉浸式实景演出，男女老少三套人马轮番倒，最多时一天演六场。众人筹钱建剧场、配套小吃街，旅行社签下大单，高峰期村里每天营收二十万元。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，不

想一场暴雨带山洪，苦心经营的一切变成瓦砾堆。

救援队、救灾物资开进村里，大伙儿围着救援队员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。大家没急着回家清理，而是聚在一起，把自己演出的剧场先“刨”出来。人在，歌就在，戏就在，几个月后，五百人的剧场又一次坐满了。

洪水冲得垮房，却冲不垮人，尤其是靠自己重拾了信心，一点点建立信念的一群人。

第三次到垌头，看得出，困难似乎比预想更多。礼堂破损的一角仍没有修复。对登封旅游的客流在增加，可旅行社却抱怨垌头配套跟不上，不愿意来。村里唱歌的习惯倒没有中断，可村民

的感觉却有点不同了。他们唱出过影响，唱得产业兴隆，唱得前景光明。现如今再唱，回不到曾经的红火，找不到感觉。村里开会，有人说这儿冷冷清清，再唱歌没那气氛。村支书董艺文问大伙儿：“咱是现在难，还是当初心不齐的时候难？”“那时难！”他又问：“这么多年，是咱自己喜欢才唱，还是为了别人喜欢？没人听，咱唱不唱？”“唱！”

歌又唱起来，还请十里八乡老人来捧场。架起烧烤，喝几杯啤酒，两拨人比赛唱。点起篝火，一群人坐在田野里唱。当年的快乐，仿佛又回来了。到底热不热爱唱歌，不是掌声多的时候才知道，而是遇到考验才看清。文艺扎根在群众中，显出勃勃生命力，焕发无穷光和热。

借助直播，垌头唱歌在网上找到了观众。不少网友表达惊异：“大水冲得啥都没了，怎么还这么爱唱爱跳？”有人问：“实景演出你们还演吗？”董艺文回得干脆：“演！只要观众比演员多，咱免费给大家演！有朝一日，垌头的事也能排成一出戏！”不少网友约定国庆节假期去垌头，喝啤酒，唱大歌！

垌头还在唱，垌头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
层就是仓库，爬楼梯都要弯着腰上去。应村民们的诉求，设计团队在保持原始风貌的前提下，将二层普遍加高。不仅增加采光，还能住人了，既保证原生态，又提高舒适度，一举两得。从一椽一木到一窗一棂，匠心巧思数不胜数。

除了“决策共谋”，还有“发展共建、建设共管”。杨家槽历史悠久，竹编手艺沿袭至今，石匠、木匠、泥瓦匠也不少。村民杨正全就有一手好木工活儿，他和二十多名村里的能人参与到老村焕新的建设中。村民代表杨义昌等六人还受邀担任“监工”。让大家熟知并参与村落设计、建设、管理的各个环节，真正是群策群力。

慢工出细活。历经数年的规划建设，今天的杨家槽已经焕发新颜。

秋日，只见错落有致的古民居整葺一新，蜿蜒的景观步道串起稻田池塘，白鹅灰鸭成群结队地嬉戏其间，好不惬意。曾经狭小的坝坝场，改造成了时尚美观的“乡村客厅”，不少村民都搬了回来，一边在场上晾晒新摘的枣儿、核桃、红辣椒，一边谈天说地，欢声笑语间聊着下一步村子发展的新愿景……

了刺绣，不想十二岁出村读书后，便鲜有机会再捏起绣花针。前些年，县里在赫图阿拉村设立绣坊传承刺绣技艺，桑菊彼时在镇上小学当美术老师，主动申请回到绣坊工作。如今的她，已是国家级非遗满族刺绣的一名传承人。

一次机缘巧合下，桑菊接到了一份与以往不同的活儿，给一个工艺娃娃制作一套传统礼服。成人衣服上的图案，要在一件不到二十厘米的娃娃衣服上体现出来，针法、颜色如何搭配？一个多月苦心钻研，反复修改二十多稿，终于得到顾客认可。从此，桑菊在手工娃娃服装市场有了名头，绣坊也形成了特定的客户群。这类订单工艺复杂，耗时费力，但收益可观，完工后也是成就感满满。

缝纫机哒哒作响，三十六岁的刘丹正聚精会神地加工着手中的绣品。刘丹师从桑菊多年，技艺日渐精熟。“我结婚后一直没有工作，直到五年前来到绣坊，从零开始学刺绣，如今一个月能赚三千多元。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刘丹的脸上写满对未来生活的期待。此时，窗外赫图阿拉的秋色，也愈加浓郁、鲜艳、五彩纷呈……

景迈山上

徐元铨

在家的火塘边，南康抓了把散茶放进葫芦瓢里，又挑了块烧红的木炭吹几口丢进去，抖动一会儿，茶香便充盈茶室。茶叶和木炭倒进大铁壶，加开水放火塘三脚架上煨着，倒碗里呷一口，茶汤下肚唇齿留香，顿觉浑身舒畅。

景迈山上，这些传统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中，火塘是家庭活动中心，有火的感觉才像家。老祖母坐在火塘边，讲她小时候从火塘边听来的故事。一家人围着火塘拉家常，好事随着火焰升腾，坏事随着灰烬飘散。南康六十一岁了，他说因为景迈山的建筑样式还延续着传统，不像新式水泥房的白墙壁怕熏黑，所以火塘仍有地方安放。

糯岗和翁基，是景迈山上传统村寨的代表。别的不说，光是民居建筑能保留好传统风貌，景迈山就了不起。传统干栏式民居，连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，二楼住人，一楼用来堆柴火或养猪养鸡，低矮昏暗又不卫生。传统和现代想融合需要技术，各路专家和当地人一起想办法，还形成了“景迈山民居建筑导则”。他们把木头柱子底下的石基加高，一楼地面硬化，既能停车也能摆餐桌；房子加墙壁，更稳当了，更隔音了，外地人也住得惯了。仔细去看，你能发现景迈山上的房子寨子都在生长。

南康的茶叶采自寨子后面的茶林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刚获评世界遗产，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。远看，只是一片森林，近看才找到到古茶林。景迈山上的茶树和其他树木混生，先在森林间开垦小块茶地，并留下红毛树、水青冈、黄樟等覆盖茶林，形成茶树喜爱的散射光，茶树下是蕨类和青草。茶字可拆成“人在草木间”，景迈的茶树也在草木间生活了数百年。林间

的画眉鸟，树上的花蜘蛛、漏斗蛛、寄生蜂等，都是茶树害虫的天敌。南康怕我不明白：“我们不求灭绝害虫，平衡和共生是最好的状态。”

连接景迈山上片片寨子和古茶林的，是弯弯曲曲的弹石路。这种路如今已经不常见了，是用一块块石头紧挨着铺成，在云南的乡间公路还能偶然撞见，轮胎压上去咯噔咯噔的。景迈山当年选择修这样的弹石路是故意为之，一则让速度慢下来，二则小草能从石头缝隙里钻出来，也是一道景观。一个更深远的考虑是，景迈山追求的是“山上做减法，山下做加法”，不想让开发的滚滚热潮涌上山，给青山留一份清静。

古韵悠长游垫村

朱磊

白露刚过，再次走进合市镇游垫古村，但见小巷幽深，石板路上辙迹道道，清水墙上苔痕斑斑，老人们坐在门前谈论家常，孩子们在小巷中嬉戏玩耍。推门而入，阳光从天井洒入，老屋的过往，似乎穿透这时光，在向你倾诉。一缕乡愁在心中升腾、荡漾……

游垫古村，地处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。这个被誉为“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”的江西文化名县，坐拥一百多个格局完整的古村落，万余栋青砖黛瓦、翘角飞檐的古民居错落其中。而游垫村因其建筑保存完整，特色建筑恢弘大气，格局小巧精致，颇具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，最是让我印象深刻。

“专家说，我们这可是一座明代建筑博物馆咧。”抚摸着一块块墙砖、一根根石梁，村民胡庆华的眼里，写满了惬意和满足。干了十七年的村文保员，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砖瓦、每一个门楼。踏着那条悠长的青石板路，胡庆华脚步带风，领着我依次走过“进士第”“侍郎坊”“尚书府”“方伯第”“大夫第”，数十栋明清古宅、八口池塘，被五条巷道分割得井井有条。

游垫村自建村以来，堪称“文星喜气连台曜”，出过的监生、庠生、贡生、举人不胜枚举，最有名的便是胡桂芳，官至明代工部侍郎，之后急流勇退，弃仕归家，在游垫村隐居十余载，口不言功，足不入城，闭户读书，著述颇丰。

坐落于村中的总宪第，就是胡桂芳在广东为官时，为后来告老还乡、退隐隐居而建的。坐落于村庄东南的胡氏祠堂，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，大门为青石结构的牌楼式门面，四柱三间三楼，门面上雕刻精

美，栩栩如生。第一层石匾额上直书“甲第”二字，彰显进士荣耀。

村口的小菜馆里，几杯老米酒下肚，七十岁的胡庆华脸上有了红晕，话匣子打开，眼眶便泛了红。世事变迁，周边很多村子在改扩建中，渐渐抹掉了老屋的身影，游垫村也面临着各种诱惑和冲击。胡庆华为了防止村民变卖老宅，费了不少周折，幸而村里老人们始终坚守着。在这些朴实的农民眼里，老宅虽老旧破败，却承载着家族的记忆和传承。有朝一日，有人唤醒它，它就有了价值。

自2020年开始，金溪县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，推动老屋保护，大力修缮古村，传承古村优秀传统文化。胡庆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，游垫村成为县里打造的精品村。白天古韵悠长，夜晚灯光璀璨。红红火火的旅游业和节节高涨的人气，带动产业发展，助力乡亲增收。胡庆华常年在外务工的儿子和媳妇，带着小孙女，高高兴兴回来做起了旅游。

此刻，古村老屋成了连接古今的纽带，时光仿佛在这里静止……
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大地